

通信半世纪未谋面的师兄弟

——陈寅恪的哈佛导师蓝曼与斯坦因

李若虹

蓝曼在家中为斯坦因准备了两间房，一间是他的起居室，另一间供他当书房用。书房里的一张书桌有八个抽屉，斯坦因刚好可以把他八场演讲的讲稿一一分开放好。书桌上齐齐摆放斯坦因的所有著作，唯一缺的就是刚出版不久的《亚洲腹地》。

特 兰西瓦尼亚号海轮在大西洋上行驶了九天后，在 1929 年 12 月 1 日傍晚 5 点停泊纽约港。

为斯坦因的到来，凯勒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。他委托他的审计公司在纽约的分部指派一位可靠的办事员，为斯坦因预订抵港当晚在纽约下榻的酒店，并去码头迎接斯坦因，还特意带上一百元现钞，供他入境后备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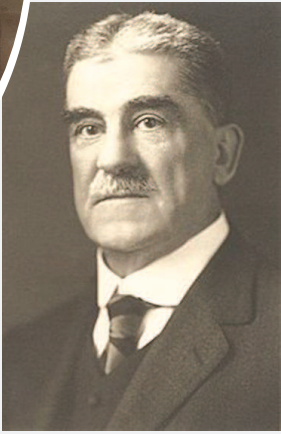
斯坦因历来做事缜密，启程之前就已经跟凯勒打招呼，说到自己随身携带了大量玻璃幻灯片，担心过关时受阻，让凯勒事先关照海关，以免出入境遇到麻烦。凯勒亲自致信海关人员，说明斯坦因携带的大量玻璃幻灯片是供他讲学使用。

至于斯坦因来波士顿的住处，凯勒建议他入住哈佛大学附近的酒店，但是斯坦因的老友蓝曼早就在信中和斯坦因说定，就住他家。这两位早年即开始专攻梵文的学者，先后师从图宾根大学的印度学家、吠陀语义学的创始人冯·罗特（Walter Rudolf von Roth），之后通信近半个世纪，却从未谋面，现在老友终于有机会在波士顿相见，以致于斯坦因行前就一直称去波士顿为“一桩美事”。在师兄弟过去多年的通信里，蓝曼对斯坦因的研究颇为欣赏。蓝曼是哈佛大学的首任梵文教授，陈寅恪在 1919 年就曾拜师于他的门下。虽然蓝曼年事已高，但是精力丝毫不减。一年之前，78 岁高龄的蓝曼仍然能在查尔斯河上划船，沿河从康桥一直到波士顿，甚至其中有一段还得穿过海域，而结伴而行的那位先生比他还年长！

早在斯坦因刚开始准备行程时，蓝曼就和斯坦因商定来康桥起居和讲学的一些细节，同时也时时同凯勒和华尔纳、萨克斯协调。斯坦因乘火车从纽约来到波士顿之前，蓝曼先让凯勒及时告知斯坦因在纽约中央车站上



▲ 1929 年的斯坦因



▲ 蓝曼 (Charles Rockwell Lanman, 1850—1941)

车的确切时间，还特意让凯勒转告斯坦因，当火车进入波士顿市区后，后湾站下车的乘客多，一定叮嘱斯坦因千万不要随客流在那一站起身，得坐到终点南站。12 月 2 日傍晚，蓝曼派人驱车到南站，把斯坦因接到康桥法勒街（Farrar Street）9 号家中安顿。蓝曼把斯坦因既当贵宾，又当老友相待。斯坦因到来之前，蓝曼事先就在自家为他安排好了住处，并在信中向斯坦因一一做了交代：他已在家中为斯坦因准备了两间房，一间是他的起居室，另一间供他当书房用。书房里的一张书桌有八个抽屉，斯坦因刚好可以把他八场演讲的讲稿一一分开放好。书桌上齐齐摆放斯坦因的所有著作，唯一缺的就是刚出版不久的《亚洲腹地》。另外，他还开诚布公地说，斯坦因的日程繁忙，他不会打扰他，但是需要什么，斯坦因尽管吩咐，他的助手会随时帮忙。

斯坦因到康桥安顿下来后，12 月 4 日晚蓝曼在亨廷

顿大街的哈佛俱乐部做东招待斯坦因。参加这一小规模接风晚宴的客人中有凯勒、福格美术馆的萨克斯和福布斯两位馆长及华尔纳，还有布莱克以及在哈佛任教的埃及学家、考古学家乔治·安德鲁·瑞斯那尔（George Andrew Reisner）。碰巧的是，瑞斯那尔前一天刚好也在洛厄尔研究所讲埃及考古。

斯坦因的洛厄尔研究所系列讲座如期进行。从 12 月 5 日开始到 12 月 21 日，斯坦因的演讲圆满完成。系列演讲以“在亚洲腹地探险（Explorations in Innermost Asia）”为主题，囊括了他历次考察和探险的长途旅历、考古发现、探险传奇和在內亚研究领域内的专攻。他把自己 1900 年至 1915 年间在中亚的经历和收获，向波士顿的听众做了介绍。讲座安排在位于波士顿市中心的博伊尔斯顿街 491 号，也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罗杰斯大楼的亨廷顿演讲厅内。系列讲座的负责人曾担心

一周内的三场演讲会影响听众人数，尤其是其中一场刚好在周六晚上，波士顿很多其他周末活动会分散听众，但是斯坦因一贯以紧凑、高效行事，最后还是按他的意愿，做了紧凑的安排。而凯勒也有一些担心，不过是出自另外一番顾虑——曾一同在英属印度政府任职的弗朗西斯·荣赫鹏（Francis Younghusband）以前在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听过斯坦因的演讲，觉得他的演讲单调乏味，拉拉杂杂地足有两个小时；埃及也曾信里告诉凯勒，能邀请斯坦因前往波士顿演讲，当然很好，斯坦因的成就足以享受这一荣誉，她一直对斯坦因满怀敬意，但是埃及同时表示，自己实在不敢恭维斯坦因的演讲技能。但是，八场演讲下来，波士顿的听众热情很高，兴致盎然。两年后，斯坦因把这八场演讲内容做了整理和编辑，汇集后由伦敦的麦克米伦出版社以《斯坦因西域考古记》（On Ancient Central—Asian Tracks）为题出版时，他在自序里回忆：“一

院演讲的时候，我便欣然趁这个机会把我这些年来的游历和发现，提纲挈领地叙述一番，以适合广泛的听众之需。”（向达译文）

斯 斯坦因演讲期间，最忙碌的要数萨克斯馆长。他以福格美术馆的名义四处出面筹资，以确保斯坦因成行。在斯坦因做完第四场讲座时，萨克斯已经筹到了五万美金，其中一位重要的捐赠人就是之前提到的他在南美的友人，也就是敦巴顿橡树园博物馆（Dumbarton Oaks）的创办人罗伯特·布里斯（Robert Woods Bliss），时任美国驻阿根廷大使。作为热衷拜占庭和南美文物的收藏家，布里斯和萨克斯交情颇深，听说斯坦因再次探险的打算后，跟萨克斯要了斯坦因的详细计划，他看过后表示愿意出资赞助。而凯勒由于商务繁忙，不能每讲到场，为此事先就向斯坦因深表歉意。12 月 13 日和 14 日两天，凯勒在纽约有重要的商务活动，他特意吩咐公司办事员，安排



德国图宾根大学印度学家、吠陀语义学创始人冯·罗特 (1821—1895)

想到在亚洲腹部沙漠山岭之间所费去的那些美好的时光，至今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觉得很新鲜，有价值。所以当哈佛大学校长好意请我在波士顿罗威尔（即洛厄尔的不同译法）研究

他的旅程时一定要确保他在 17 日傍晚之前回到波士顿，主办一场特别重要的晚宴，专门款待“小个子”斯坦因先